



# 掌上玫瑰



亚洲卷

宋韵声 主编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世界  
微型  
小说  
佳作  
选

掌上玫瑰



100

# 掌上玫瑰

---

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

## ● 亚洲卷 ●

宋韵声 主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掌上玫瑰——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·亚洲卷/宋韵声主编.  
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8. 3

ISBN 7-5313-1825-3

I. 掌… II. 宋… III. ①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②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亚洲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361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丹东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---

开本:  $850 \times 1168 \frac{1}{32}$  字数: 400 千字 印张:  $16 \frac{5}{8}$  插页: 4

印数: 1-6,000 册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

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邵 丹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---

ISBN 7-5313-1825-3/I · 1596 定价: 25.50 元

# 神奇的繁星

——《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》总序

于 雷

近几十年来，微型小说由于它本身的魅力和快节奏的时代需求，正遍及全球，为广大读者所深深喜爱，当然，这除其自身固有的魅力外，也是有其历史根蒂与社会缘由的。

就书面文学来说，包括微型在内的短篇小说是小说的鼻祖，微型小说又是短篇小说中的发展先驱。只是那时还没有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，它也不曾独树一帜罢了。但微型小说兴起的历史是和文学一样源远流长。例如中国，远在纪元前几百年，就有庄子的《庖丁解牛》、《望洋兴叹》，韩非子的《自相矛盾》、《滥竽充数》，列子的《愚公移山》、《杞人忧天》等盖世奇文，后来又产生了《史记》、《太平广记》，乃至清代的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作品，可谓汗牛充栋。它们多以简练风趣的笔墨，甚至寓言讽喻、谈鬼话狐的形式，生动地叙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，表达一则千古不灭的真理，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微型小说。日本的早期文学作品也多是短篇。连 11 世纪初出现的惊人名著《源氏物

---

· 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 · 亚洲卷 ·

1

语》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《堂吉珂德》，意大利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，其实也都可以看作短篇小说的系列化。

从前，短篇小说虽然字有多寡之异，格有雅俗之别，但统为一家，甚至与随笔、散文也难分难解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事物日趋纷繁，造纸与印刷术的进步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，中、长篇于是涌现并逐步发展起来，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飞跃，历史长河的面影可以保留在文墨流香的画卷之中，成为永不凋谢的花海。

19世纪以后，由于报刊业迅速发达，短篇小说开始了量的飞跃、质的升华。爱伦·坡、詹姆斯、莫泊桑、乔伊斯、马克·吐温、契诃夫、川端康成等短篇圣手，层出不穷。尤其是俄国的契诃夫，以其精巧的构思，寥寥的笔墨，刻画了普列希叶夫中士，套子里的人等一系列令人永世难忘的形象；川端康成的“掌编小说”，则融合了日本古典美与西方文学技巧，就生与死、美与悲，展现了一系列心火阑珊处的迷烟幻雾、梦海情焰，给人类的文学宝库奉献了多彩的珠贝，架起了过渡到现代微型小说的彩桥。

短，只是微型小说的特征之一。更重要的是笔法的突破。从前的短篇小说不论怎么短，例如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一共才二百五十四个字，但都是以刻画人物为生命，以传统的不乱时空顺序为情节特征。那时，有些短小精巧的作品，说它是短篇小说，当然不差，说它是微型小说，也无何不妥，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从哪儿一刀切。然而，进入20世纪，由于欧美现代派以及意识流等思潮席卷全球，短篇小说的技巧与内涵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。特别是以凡尔纳为鼻祖的科幻小说和以爱伦·坡为先驱的推理小说的出现，使短篇小说的空间无限扩大，艺术技巧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变革。

纵观今日全球的微型小说，有的依然写实，写人物，写人物性格与命运，但写法有更新。突出的特点是结构上不再讲求故事的开头、结尾、高潮等固有的模式，常常巧妙地运用时空跳跃、情景浓缩等手法，使微型小说与诗歌结亲。因此，日本甚至把微型小说称作“小说中的俳句”。同时，微型小说又与短小的戏剧小品为邻。例如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作家塞缪尔·贝克特写了一篇超短剧，一共才演三十秒：舞台上有个垃圾桶，台后有婴儿哭，有呼吸声……这是只摆了个故事的环境框架，一切都由作者与观众共同填充，共同创作。说是超短剧当然名正言顺；说是微型小说或抒情短诗也无妨。

欧美的微型小说大多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。竞相摆脱传统短篇小说的诸多模式。人物只是个符号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。有的作品“意在言外”。例如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弗里蒂克·布朗的一篇微型小说：“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……”这便是小说的开头，也是结尾。小说只把读者带进宇宙的未来之谜，留下一片想象的空间，任读者思维的翅膀翱翔。还有的作品不仅“意在言外”，而且“事在文外”，即作品的故事不在言表。例如，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在《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》一文中，只罗列了七条处理钱财的流水账，看起来什么故事也没有。然而，误会了。故事却在拉网的后面，是一片大海，其间流动着一个家庭里情变的故事，有头有尾……这些写法都是在传统小说中找不到影子的，从前这或许不被承认是小说，但它生命力很强，正方兴未艾。

应该说明，各大洲的各个作家，由于人文背景，文学传统和创作个性千差万异。因此，并非都学欧美微型小说的格调，他们在微型小说方面的创作，可以说异彩纷呈，各有千秋。但在下述

一点则相同，即，微型小说已经从短篇小说中分化出来，自立门户。于是，小说不再是三家（长、中、短），而是四家了。

关于名称，英语把这种崭新的品种叫作“肖一特、肖一特”（即“短”之义），在近二三十年才传到中国，有的译成“小小小说”、“超短篇”、“一分钟小说”、“袖珍小说”、“微型小说”，等等。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之际，一时出现名称的混乱，这并不奇怪。例如“哲学”，在原希腊文中，乃“智慧学”之意。当年译名也曾混乱，有的译为“理学”，有的译为“儒学”……后来日本人按汉文中哲人圣贤之意，开始译为“哲学”，中国学者也便通用了。

本书采用“微型小说”一词，是觉得它与今日原子时代的微机或“微雕”等的含义不谋而合。既不单看体态轻盈，也不只着眼于字数寥寥或阅读时间的短暂。它源于传统的短篇小说，却又枝叶繁茂，独具魅力；虽然体态娇小却蕴藏着宇宙风华……

假如长篇小说可以被比作人生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，中篇是大树的某个段落、枝桠，短篇是大树的横断面，那么，“微型小说”便是树上的一片绿叶，叶上的一滴露珠，露上的一朵飞絮……有一些依然是短篇的浓缩，依然神采奕奕，但内涵与信息量扩大了许多；有一些却不一定着意刻画人物，也许是一派意绪、一个幻影、一丝感悟、一种梦境、一霎视点、一忽闪念、一番场景、一幅素描……它不拘泥于时空的有序排列，不侧重于生活的逼真描摹，恰似瞬间的火花迸发，刹那间的星光闪烁……

这种崭新的小说品种，并不完全是短篇小说的再浓缩，文学大家们还没来得及及为他赋予科学的定义，现有的各家解释，也各有千秋。例如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·奥费斯特给微型小说下了定义：“不超过一千五百字，却要具备小说的一切要素。”匈牙利的沃尔尼克·伊斯特万说：“使用最少量的信息，使读者产生最大量

的想象。”……这两位作家的诠释，都是从字数着眼，泛泛而论。而美国作家欧·亨利（1862—1910），则明确地给这种体裁规定了三要素：一、立意清新；二、结构严密；三、结尾惊奇。

以上都不会是最完美、最终结的论断，但对当前各国的微型小说创作影响甚大。总之，文章长有长的益处，短有短的难点。写微型小说，需要丰富的想象力、新奇的构思、精美的语言与广泛的知识、洞察的哲理。常常人物只是个符号，靠情节的巧妙安排和超越时空的叙述与语言的魅力，给读者一个惊奇，一次震动。它和精练的诗很接近。如德国作家富克斯的《大城市的故事》，加上标点才一百字，写的是夜里，一只狗在马路上跑。一栋高楼的窗口问它：“喂，老弟，很久没有听到你的‘汪、汪’歌了……”怎么去想这个“大城市的故事”？那是读者的自由。

欧·亨利的微型小说《二十年后》，写一个年轻人与知友约定二十年后在某餐馆再次聚饮。但相聚时来的却是一名警官——一奇。警官没有查问什么便去——又奇。又来一人冒充相约的知友——更奇。最后，冒充者交了一张纸条，上写××，你已是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。我不忍心亲手捕你，特求……特奇。然而“奇”后该“惊”——尘海沧桑，人生多变。

日本的星新一，是当今世界产量最多、声誉最高的微型小说作家。因另有专文为序，不再赘述。

需要向读者解释的是，如前所述，微型小说源于短篇小说，长期与短篇小说形同“连体儿”。更何况它有个漫长的孕育、胚胎以及过渡时光，所以我们至今也无法确定该将微型小说从哪里一刀切。因此，早些时候的短小短篇以及过渡期的重要作品，本《佳作选》不能，也不便割爱。

五大洲的微型小说精品，囊括了写实，虚构、推理、科幻、寓言、荒诞等种种风采。有的以非现实的构思鞭打或赞美现实；有的以肯定的字句否定人类社会的盲点；有的以逆说否定固有的“常识”……而且，无不携来一方水土的清风；道出独特人文的韵味，恰如满天星斗，闪烁着神奇的银光。它非常遥远，却说不定就在人们心中；它确实微小，但其内涵也许比地球还大万千倍。

这神奇的繁星，其无穷的魅力确实令人陶醉。

由于资料不足，水平有限，也由于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翻译起步较晚，以至这套书妙文不丰、选材欠当，见地有误等缺憾不会太少。恳请读者不吝指教，以待有机会充实、改正。

1997年4月5日

# 独有星河别样明

——《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·亚洲卷》序

于 雷

本卷是《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·亚洲卷》，选编日本和南亚、西亚各国的微型小说，共十四个国家、八十六位作家的一百七十九篇作品。微型小说虽然近几十年来在欧美有惊人的发展，带动了全世界，但是，亚洲的天空自有独特的风云；亚洲的星河闪耀着别样光辉。

日本自古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，恰似岛上的明珠，山头的红叶，岸边的樱蕊，播放着日本文学特有的芳香——淡淡的哀愁，浓浓的情思，清清的心音。但现、当代，由于引进西方艺术观点与手法，短篇创作有了多姿多彩的升华。

老一辈作家志贺直哉（1883—1971），被赞为“短篇小说之神”；当代的芥川龙之介（1892—1927），则是短篇圣手。他的《沼泽地》，通过展览会上一幅不被重视的油画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——那油画上画着路之可陷的“滑溜溜的稀泥”，丛生的草木都

涂上了浊黄色——而创作这一揭示社会危机、天才孤独之力作的画家，却被庸俗的“名流”与权贵讥讽为“疯子”、“生前就已经死了”……不知画家自杀前，曾否狂吟陈子昂的名句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

《女性》一篇所探讨的则是芥川常常触及的主题，如名著《罗生门》等，都是表达人为了生存，不得不施展动物的血腥本能。如此才能更加折射出人类延续生命之美。残酷与仁慈，杀他与灭己，问苍天，善恶美丑，原是这般血肉相连？

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（1899—1972），他在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之间架设了过渡的天桥。他写了一百多篇微型小说，自称其为“掌小说”，喻其小也。日本文学家通常叫它“掌编小说”。我国有人仍循其原文，也称之为“掌小说”。我觉得中国汉代既然有赵飞燕擅作“掌上舞”的玄虚故事，又何妨称之为“掌上小说”？只在手心那么大的地盘展现小说，时空那么极限，这也许是“微型小说”这一世界通称出现之前的妙笔独用吧！

川端康成不仅把短篇小说浓缩得惊人，而且，将日本文学的古典美与西方现代派手法巧妙地结合。作品以空前独特的感觉，比拟、烘托，以凝练、精确、闪光的语言，描绘出一幅幅不染凡尘、不落俗套的美的境界、人物、意绪……不过，越是清纯的美，越与死亡和忧伤相伴，这是大和民族审美特征之一。

大手笔自然有大气度：寥寥几笔，人物便跃然纸上。不论写石榴、茶碗、墓碑、花朵或一个眼神、一句对话、一副表情，无不借物传情，是一首首优美的诗。君不闻《殉情》、《走向火海》那无声的悲泣，《雨伞》、《石榴》那清纯的蜜意，《谢谢》、《百合花》那细腻温馨；君不见《月下美人》中洁白的花朵倾听难言的往事，一个眼神，一声慨叹，无不流荡着凄艳的美！《贫夫的情

侣》中那宛如午夜灯火般的柑林，那漂浮着神女的柠檬河。戏剧家写柠檬般的剧本，女人却用柠檬水化妆。戏剧家由失败到成功，女人由几次改嫁到死亡。气氛如幻如梦，情调若诗若歌……《家庭》则梦幻与现实并存。盲妻去相看一所房子，欣喜若狂，最后说：“若是世上多有一些这样的房子多好啊！”读者耳边似乎响起杜甫的吟咏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

川端在结构上将递进重叠的笔法用得很妙。如“丈夫来信了”。“丈夫又来信了”。……表现一对分手夫妻难解的爱（《殉情》）。有时只用一两句简单的插述便勾勒出清晰的风景线，或使首尾相映。如：“今年柿子丰收，山区的景色很美”！（《谢谢》）不少篇章通过夸张、荒诞、梦境、朦胧等现代派手法，透露出川端文学意境的原色。因此，它不仅是微型小说的珍宝，也是川端文学巨著的故乡。读来如同走进川端故里那一道道清凉的小溪……

被视为日本科幻小说和微型小说鼻祖的，是星新一（1926— ）。星新一——一颗新星，是在浩淼银河中独放异彩的一颗新星。仅在七八十年代不到十年间写了一千多篇微型小说。不仅在全世界属于产量最高的微型小说作家，在质量上也一枝独秀，不容模拟。星新一显然受到爱伦·坡、凡尔纳、欧·亨利等欧美科幻、推理、微型小说先驱作家们的影响，他也强调微型小说要有新颖的题旨、精巧的构思、意外的结局。而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三条戒律，一、不写淫秽与色情；二、不写风俗与时事；三、不用先锋派笔法。

星新一不仅吸取欧美文学精华，更从日本文学宝库中提取营养。他熟读日本古代幽默风趣的短篇集《御伽草子》、《伊势物语》、《竹取物语》以及江户时期谈谐善辩的名著。他曾在《答编者于雷问》一文中，有两段话值得品味：

“……提起创作准备，只能说要多读古今东西的短篇著作，要记住。”

“……若问怎样才能写好微型小说，这就要问李白怎样才能写出那么漂亮的诗来……”

星新一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：一、现实；二、科幻；三、推理；四、现代神话寓言。作品大多超越时空；人物只是个符号。常常针对人类惯性思维提出逆说，因此，有的评论家说他是“常识的粉碎机”。如《善良的恶魔》。“恶魔”与“善良”怎么能拉到一起？读者不妨看它一遍。星新一的小说文字考究，富于哲理，被誉为“日本的俳句”。如《春天的寓言》，把作者引向迷离恍惚的神话境界，文字千锤百炼，一派美文美景。星新一擅于讥讽物欲横流和高度机械文明下人性的扭曲与变形。《自信》，写了一个缺乏自信的小伙子被另一个形神相同的“自己”逼走，承认“我”不是“我”，是“另一个”。《是的》，写人制造了机器人，终于机器人却制服了人。星新一有大量微型小说揭露商业战场和糜烂社会的荒唐与混乱。例如《特技》，作者以夸张的笔法，写一名播音员，信口道出一些官员的丑闻。但对如此言论自由，人们却惧之如瘟疫，连他自己的老婆也不敢相见，因为她也许有点什么隐私。结局是“言论自由”和“无情揭露”都没有，有的只是对“公正”的惩罚：说实话的人陷于无边的孤独与灾难。《不景气》，写一位科学家发明了刺激物欲的药水。生意红火了，却丢了妻子，因为由于药水的作用，妻子说：“一个男人远远不够……”

至于星新一将读者带进迷案之中，地球之外，神话之宫，让读者在奇异宇宙翱翔的等等妙笔，由于篇幅所限，本文不再赘言。

北杜夫（1927— ）的《女孩》，把现实与传说、科幻故事结

合起来，像一首韵律跳动的叙事诗。尤其开头描写童心，好美，好美！后来出现“女孩斗狼”，结尾疑是传说中的《狼外婆》，实则将读者引向外星人，留下宽松的想象。

也从写微型小说闻名的小松左京（1931— ），大多取材于科幻。但也有些揭露现实、功底丰厚的力作。如《休闲地狱》，将“闲”与“忙”写得“倒错”，妙趣横生。

日本作家中的笑星筒井康隆（1934— ），他的《拿破仑与柴可夫斯基的世纪之战》，大约是眼望历史风云，手写高级相声。拿破仑指挥的武器与柴可夫斯基指挥的乐器格斗，组成声与光的激战，既具撼人心弦的壮烈，又有蕴含哲理的乐趣。至于结局，即有历史为证，自不待言。

阿刀田高（1935— ）的短篇小说很有名气，但也不乏微型小说精品。如《方形牢笼》，把一双美满欢乐的婚姻与家庭，写来写去，写成牢笼里的囚徒。《高处恐怖症》，将人类社会的升腾写得阴森可怕，真真是“高处不胜寒”。《懒人的天堂》，写一部侦查懒惰的新机器。当证明大多数员工不肯工作时，经理道出一连串的“理由”，不能裁人。可这探知器揭了他的老底，原来他也是个懒蛋。想改革的希望只能“梦与白云游”了。

南亚的微型小说也别是一番明亮。

缅甸杜卡（1910— ）的《捕鱼人》，通过海上失踪的前夫与继夫同时出现，反映出渔家无法预测的悲惨历史。很短，但故事的张力很强。

泰国的克拉·巴莫（1911— ），也许由于当过总理，熟悉上层，作品强烈地抨击官宦不仁，毫不含糊地伸张人道与正义。而且，惊人的情节，冷峻的叙述，令人一咏三叹。《独臂村》，写一

个村庄的居民生下来就要被砍掉右臂。你说“残酷”？他们说：议员老爷们才残酷。鼓动村民们选他，可他一上台就不顾人民遭殃。为此，全村都断掉右臂，免得选举时举手。这是多么刻骨的讽刺！《警犬》，一只溜走的警犬，只要他停在谁的面前，那人必定有罪。于是查知商人、赌主、县长、警察局长……全都贪赃枉法，遭到曝光。笔法新奇，令人拍案叫绝。这位作家应该说是南海天庭最亮的星辰之一。

新加坡作家洪生的《它们为何演绎爱情》，不仅构思奇特，诗意也浓。椅子、大树、巨石、小径、明月，正对一双情侣的心灵争论不休。明月最后说：“别再追问我了。虽然我一览人间无余，虽然数不清的情人以我为证，但我早已阴晴圆缺得一塌糊涂了。”多么精彩简练，想象力超凡。

菲律宾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的作品，显明的特色是以亚洲的智慧，揭示人民的苦难。

中、西亚的微型小说，大概都在海洋里洗过澡，亮度明晰，光圈也大。它们多半写的是古老主题——抑恶扬善，爱憎分明。如阿富汗的乌尔法特（1909—1977），《为人效劳的人》，表示“助人者无人知，知名者倒是达官显宦”。这一感触，一共才写了十三行，包括举了五个例子，留下两行结语。黎巴嫩的纪伯伦（1883—1931），曾在罗丹指点下画画。他的《价值标准》一共十一行。似乎一首哲理诗，一幅罗丹式的对比雕像，表达了两种价值观。曼努埃（1889— ）的《老实人沙迪路》，也像川端康成等人一样，精于用重叠结构（如《殉情》）层层深入。他被几家主人辞掉，都是因诚实而获罪。最后律师要他，条件是“不许说谎”。然而，正因为他不会说谎，又得罪了律师。看来，世上本有无数透明的亮星，但夜雾茫茫，一片幽暗，这真的不过是作家们的多愁善感吗

.....

土耳其作家阿吉兹·涅辛，作品篇篇精采，洋溢着含泪的笑，严酷的知。《必须是肺病患者》，写的是贫民为了买煤，被刁难得一次次地要身患各种疾病的证件，最后要的是本人焚尸的证件。焚尸是用煤的，但既被焚尸，又何须买煤？买者为谁？难怪购煤者言：“不让我们好好地活着，也不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死。”《我的自杀经过》，写一个想死的人，服了毒药，没死；开了手枪，还活着；放了煤气，一切正常；上吊吧，绳子断了……看来“伪、劣、假”货已充斥全球，包括品格学识，那么，涅辛先生，您息怒吧！

以上，是笔者的阅读杂记，用作“序”，实感惶然。

但愿亚洲微型小说更加繁星灿烂。

1997年4月8日于沈阳寒斋